

立春,农历二十四节气之首,乡间称为“打春”。这是个极有声响的词,似乎春天是锣钹鼓呀或其他什么的乐器。今年立春早,大年初一刚过,这个时令便接踵而至。我选择在这一天去拜访一个村庄。

上午10点,从我们小城出发,南行,穿过只有窄窄一溜薄冰的桑干河,再南行,进入恒山山系绵长的盘山公路,一个小时后到达了目的地。冬季,晋北的村庄大多灰扑扑的,没有一丝绿意,马路上荡起的尘埃恋人的似的追随着车尾,雪,只是一个遥远的传说。天气也大多阴沉着,时而有寒流袭来,总之理想的好天气太少。但因为今年时令来得早,且名副其实,村庄就显出与往日迥然不同的明朗来。天空虽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瓦蓝,却也充分透露出它的得意,尤其是那盘笑咪咪的太阳,让我想起一个朋友发来的一条短信:一张笑脸,一声祝福。

村中只有一条中心街道,从东头一直贯彻到西头,水泥路面已被碾压得憔悴不堪,裸露出粗糙的石子和原始的质地了。街道北侧,一面高大的公开墙下——墙上的黑板写着村集体的各项开支——已经有站街的庄户人了。在农村,站街类似于古装剧里官员们的上朝,但不用按时按点,是相当一部分人的兴趣所在,他们对付局或村政的看法,多半通过这样的集会形式表达出来。当然,这场合具有相当的自由度,每有一辆车开过来,他们便暂时休业,一张张脸葵花盘似的转向你,毫不掩饰地看。车过去了,后视镜里的一张张脸还在目送你,说不准已成了他们的下一个议题。

虽然是大年初二,村子却显得很安静,老半天,才能听到几响细碎的鞭炮声。在声音的周围,一定有几个拖着鼻涕的孩子的兴趣所在,他们对时局或村政的看法,多半通过这样的集会形式表达出来。当然,这场合具有相当的自由度,每有一辆车开过来,他们便暂时休业,一张张脸葵花盘似的转向你,毫不掩饰地看。车过去了,后视镜里的一张张脸还在目送你,说不准已成了他们的下一个议题。

我没有走到西头,便把车拐向了路南的一条小巷,巷子的出口与一片裸着玉米茬子的地相接,地旁边等距离插着七八根石桩子,桩与桩之间勾连了几道带刺的铅丝,使得进入巷子的形势陡然变得严峻起来。除了平坦的东面,这个只有四五百口人的小村子,可以说三面环山,耕地自然多为打不了多少粮食的沟坡地了。这块经过精心设防的地无疑属于有肥力能上水的好地,可以想象,在繁茂的夏季,因为这网的保护,成长中的玉米,可以自由舒展其红缨帽,绿飘带而不受任何伤害。拐向西边巷子路,却因此变得局促、逼仄,这对村庄之外的车辆显然是一次高难度的路障考试,你不得不小心地挪着车,一直挪到巷子稍为开阔的地方,但依然需要小心再小心,因为前边还有水泥柱,电线杆和粪堆等障碍。估计沼气还没有普及到这个村,依据我的经验,有沼气的村庄,农户门前的粪堆都得到了有效的加工,形状工整,外表拍得瓷实而光滑。

我去的这家,门楼很简单,门道却宽阔,可以进去一辆大皮车。门道用水泥凝化过了,院子也用水泥凝化过了,看起来很讲究。

院子宽大,却有点拥挤。

主人精细,将院子用木栅栏隔成了前后两个部分,靠门洞的前院较小,主要供骡子和鸡活动,贴着南墙盖了一间骡圈,一间柴炭房,一间工具房、一间厕所和一小间鸡舍,骡圈前停着一辆大皮车,我进去时,几只栖息在车轡上的鸡,马上全体起立,奏乐,咯咯咯地歌唱。后院是收拾谷物的地方,人也在其中走动,空间自然要比前院大许多。正房的五间窑洞,两间新盖的西房,都圈在里面。窑洞的前脸挂了砖面,又用白灰粉刷了,显得分外的整洁。眼下,一堆黄灿灿的玉米小山包似的堆在院子当中,粗略估算一下,至少有万把斤吧。这些玉米,秋日从田里掰回来后,先码成几亩腰高的棒子墙,晾晒上几十天,过些日子再雇人雇机器脱成颗粒,玉米留在院子里继续晾晒,轴子则打包码在墙角,以便有人进村收购时卖掉。再过一

梦中的海

□纳张元

山里的天黑得特别早。

山里没有电,山里人的生活便格外单调。山里人惟一的消遣是“摆龙门阵”。

从我记事起,寨子里的几个须眉皆白的彝家老汉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聚到我们家的火塘边,与爷爷“摆龙门阵”。火塘里的柴吃瘠冒着浓烟,把屋子四周的墙壁和楼楞熏得焦黑,熏得油亮。老汉们的烟瘾大得出奇,吧嗒吧嗒地一袋接一袋,整个屋子雾气腾腾的,塞满了乳白色的浓雾。滞重的烟雾里几颗一息一亮的“星光”在闪烁,若明若暗地映照出几张皱巴巴的面孔,在朦胧的烟雾里,显得格外的苍老,格外的深沉,被涂上了一层黝黑的神秘色彩。老汉们摆他们年轻时出山去讨生活,摆他们当年赶着马帮跑地方,摆着摆着就唱起了《出门调》:

正月里来是新年,小哥哎呀
光棍那个无钱好可怜。
背起被窝出门去,小哥哎呀
飘花那个落息过两年。
二月里来二三月,小哥哎呀
挑起那个担担上茶山。
茶山路上老虎叫,小哥哎呀
一人那个走路好孤单。
一人孤单不要紧,小哥哎呀
八十那个老母在家乡……
歌声沙哑、低沉,像老汉们一样疲倦,饱含了老汉们一生的忧患,在深夜的大山里,显得格外古朴、苍凉。

老汉们唱着唱着,便都流泪了。

老汉们人虽然老了,却还像小孩子一样容易流泪。他们都说,年轻时太要强,把眼泪都往肚子里咽,现在需要补偿一下。

他们共同的话题常常是大理,只要一提到大理,他们都显得格外兴奋,七嘴八舌地争着亮出自己记忆深处最有趣的片段。

“大理那鬼地方,日怪哩,整天净刮大风!”

“有多大?”婆娘媳妇们无数次重复过这样的问话,她们也知道老汉们的回答将是什么,但她们还是津津有味地听那千篇一律的老故事,毫不厌烦地问这千篇一律的老问题。

“大到能把牯牛都吹走!”回话的老汉悠悠地吐出一口青灰色的烟子。

“噢——”婆娘媳妇们照例惊叹一声,便都不再说话。大概在想象那“能把牯牛都吹走”的风到底有多大。

大理海子的湖漂草,不漂不落不定根,
大理海子的水葫芦,
漂去漂来无靠处……

老汉们又唱了起来,嗓子很破,声音有些颤抖,很凄凉,让人听了一阵阵发冷。

我伏在爷爷的腿上,在歌声中进入了梦乡。梦见

些天,雨水前后,玉米就可以出售了,但如果价钱不合适,可能还会往后推上一段时间。玉米山的顶上,我注意到,用小石头压了一条写着“五谷丰登”的对子,这堆粮食便也有了喜庆的色彩。

在乡间,人们对对子好像普遍怀有一种敬畏的心理,这可能与联上那种喜庆的大红、吉祥的话语有关,或者完全是一种年深月久的积淀。对贴对子这样的事,自然也就不懂得吝惜,院子里能贴的地方几乎都贴了,不会有任何的疏漏,万紫千红。对子,过去是找村子里有文化的人写,红的纸,黑的字,墨香经久不散。这几年不是了,这几年都是成批印出来的红底烫金字,内容换来换去也无非就那几种:步步高升、事事如意、兴隆地、富贵门、财源进、福禄临……这样的字眼在联语里出现的频率都极高。人们自然也不会要求买来的对子与自己的身份相符,差不多能表达出心愿就行了。对子贴下了就会小心地保存,一年365天,风风雨雨的日子不会少,虽然有房檐的遮挡,还是免不了被损坏,这时,主人会打些糨子把它们小心地粘好,到了年底,对子都褪色了,泛白了,但还工工整整地待在原来的地方。

我去的这户人家,自然也不例外,几乎院子里所有的门窗都贴了对联,五间作为正房的窑洞是,两间西房是,南边的骡圈和鸡舍也是。堂屋的上下联我记不得了,横批却醒目目,叫做“庭出博士”。这样的选择和布置,肯定不会是草率的,有主人的通盘考虑和打算,但同时他也知道,这不过是对后代的一种期望或勉励罢了,也许永远不可能实现,或者需要几代几十代的努力才能实现。

我力气人拜过年,便催他出门。还要赶到60里外的恒山下的那个县城去,三姨一家人在那里等着我们呢。

没错,我们是亲戚。主人是我二姨夫。

二姨夫不喜欢热闹,有热闹事都打发二姨夫去。

二姨夫今年虚岁60,属于那种有头脑也勤快的庄户人,从前当过生产队的记工员、队长。这大半辈子一直守着村庄和他心爱的农业。他的想法很实际,也很简单,就是把地种好,多打些粮食,他一直认为行行出状元。我想即便时间再往前推上20年,他也不会选择外出打工。这些年,人们一拨拨出去挣钱了,他没有走的意思,出去的人又一拨拨回来了,他就更没有了走的意思。因为稍有些文化,办事也热心,他在村中很受人尊重,本族的人有个婚丧嫁娶什么的往往请他当总管。他兄弟六个,老大老二已经去世,他下边有三个弟弟,老四老五跟他一样,种地,老六在村小学当教员。这样的家族,在村子里该是户大业大根深叶茂了,但据我所知,二姨夫在一些场合中说话却好像不太管用,管事的是同姓的西门。二姨夫他们属于东门。听说闹“文革”那些年,东门西门对立得很,彼此相互仇视,一度剑拔弩张,大打出手。

我和二姨夫出门时,来了个穿戴齐整的人,脸上的表情和那天的天气一样晴朗。二姨夫淡淡地问,啥事?那人摇摇头,目光却探向我,问我啥时来的。二姨夫于是介绍,这是他家老五。说罢便催我走。这个老五明摆着有点扫兴,看得出他想和我多说几句,二姨夫却有点不耐烦,他也只好跟着出了门,悻悻的样子。我觉得二姨夫对他家老五有点冷淡,却又不好说,毕竟这是他们兄弟之间的事。车走出老远,二姨夫很无奈地说,老五是个死心眼,到现在还是光棍一条,村里给他弄了个五保户。又说,太没出息了,啥事你都得替他操心,别看他穿一身

新,都是民政局救济的。肯定是看到你进了门,想来显摆一下。

他这一说,倒让我记起件事来。

前年冬天,二姨夫打来电话,说村里扣了他家老五的退耕还林款。老五在村南的坡沟上有七八亩退耕还林地,按规定每年可以领一些补贴款,可是他跟着人们去领时,会计说村支书不让领,老五就去找村支书。村支书说,你在退耕地里点了豆苗,这是违反政策的,补贴早给乡里扣了。老五觉得冤枉,他根本没在退耕地里点过豆苗,就跑去跟二姨夫诉说。二姨夫很生气,认为这是村干部欺侮没出息的人,就去找村支书理论。村支书啥话没说,领着二姨夫去了老五的退耕地,一看还真的。二姨夫是个要面子的人,不把事情弄出个结果来不会罢休,就查,查来查去竟查到了老四的头上,豆苗是老四媳妇点的。老四媳妇手头快,她本以为这是占大伯哥的便宜,她不说就不会有人知晓,结果还是弄出了动静,坑了五哥。二姨夫又去找了村支书几次,还大吵了一回,但事情不仅没有丝毫的进展,反而弄得他下不了台。二姨夫的意思是让我帮个忙,他说你在机关工作,熟人多,好办事。我说你们那边我没熟人,这事怕办不成。电话里的二姨夫显得很尴尬,又问我手下有没有嘴巴利索的律师,他要告他们去。我说这事错在咱身上,打官司可不占理,肯定输。这事我没有帮上二姨夫,总觉得心里很内疚,后来听说事情还是解决了,村里补了老五一些退耕款。是老六给办的,老六是村小学教师,村子里有些事离不开他,比如刷条标语写个材料什么的,他去找村支书一说,事情还真就办了。

我们是从巷子西头出来的,一出来正好上了大街,公开墙前站街的人们这回就清晰地映入了我的眼帘。二姨夫让我开慢点,看那样子他想打开车窗跟那些转过脸来的葵花盘打个招呼,却不知开关在哪里,又不好意思麻烦我,便一个劲地冲着车窗外的人们点头,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都嵌着笑。等我打开车窗时,那群人早给甩在了车屁股后,二姨夫不好意思地说,你关了吧,关了吧。

过了公开墙,没多远是个铁门锁得紧巴巴的大院子,能看到里面的几排平房、头一排平房前竖着的旗杆和杆上平静的国旗。这大概就是村中的小学校了。二姨夫猜出了我在看什么,摆摆手说,就剩十几个娃了,一年级只有两个,搞不准啥时就塌锅了。我们老六就在这学教教书。他以前在乡中学教,每天骑着挂摩托车跑家,因为腿有点问题,这几年跑不动了,就调回来了。还有个教师跟他搭伴,两个人轮流上课,一个上午,一个下午,都是复式教学。

要是学校塌锅了,二姨夫摇摇头说,老六就得调到外村学校了,他那腿咋办?

也许会好起来的。

谁知道呢,二姨夫说,我就不明白,城里的学校有啥好的,屁大点的孩子送了去,还不是活受罪。

学校东边是一家小卖店,门面朝着街道,膨出的预制板房檐下挂了一排溜大红灯笼。这个村子还有一家类似的店铺,在公开墙的西侧,摊子铺得比这家要大许多,房子却有这些陈旧,据说是原来的供销社。两家小卖店的灯笼都很惹眼,这可能是一种商业的盘算,或者智谋,一般的农家是不愿意这样铺张的,不是说他们买不起灯笼,主要是舍不得花那个电费。人都睡了,还亮那个灯笼干啥?给谁看呀。因为是白天,灯没开,这些灯笼看起来就显得华而不实,徒有其名。但两天后的夜里,我送二姨夫返回这个村子时,那些流泻着温馨光芒的灯

笼却让我刮目相看,心里顿时生出一种温暖来。即便是过年,村庄里的灯火也非常节制,这夜晚就显得无比荒凉,而被鞭炮惊起的狗吠声,则好像形成一张嘹亮的网落,将每一个院落勾连在一起。这是久居城市的人感受不到的。

出了村,看看时间还早,我有意放慢了车速。

阳光越来越好。

我发现田野里的事物秩序井然。比如,那隆成堡子一样的玉米秸杆垛——也许是院子里或巷子里堆不下,或者堆下了会存在安全隐患,于是就地堆放在了这里——田野里有好多个这样的堡子,它们次第排开,引人注目。经历了一冬的风霜,垛子外的叶片已经被撕扯光了,色彩更质朴,与周围锈色的玉米茬子一样,接近于暗黄了。而那些玉米茬则一排一排地站在被风切开了许多个口子的地膜之上,远远看去,那一道道地膜却很整洁,保持着当初铺下时的质地和色泽。这时候,干渴了一冬的你,可以想象,会产生一种画饼充饥的想象,以为那是一垄又一垄的白雪。除了这些秸杆垛,还有一堆堆的粪土,粪堆也是次第排开,收拾得齐齐整整,让你看出主人的细心。可能,主人赶着毛驴车出村,路过自家的地,他会漫不经心地看上一眼,但他想的是这块地的好看,好看有什么用呢?还是用来种的,如果它长不出庄稼,那就没大用处了。这是乡村的哲学,也是二姨夫的哲学。我知道,面对这些秸杆垛,这些粪堆,二姨夫想得更多的,啥时把它们搬到村庄,把它们摊倒,搬回了,地的空间就大了,摊倒了,地就该用了。他指望着这些地打出更多的粮食,粮食换回更多的钱,也好给我那还没成家的二姨弟在城里买套楼房。

二姨夫的村庄渐渐被甩在了身后,远远地看到又一个村庄,但我们没有经过那个村庄。我们只能远远地看它一眼,即便是看一眼,也能感受到它的好。我得承认,那个村庄的好让我暗暗吃了一惊,通向它的路和路两旁修理得齐齐整整的风景树,让你觉得它的内部也是令人向往的。二姨夫说他去过一次那个村,去过以后他就在那村人的面前抬不起头来了。五六年前,那个村也还是灰扑扑的,可因为村子里出了个大老板,他用车拉回好几麻袋钱支持家乡搞新农村建设,这村子便成了鸡群里的凤凰。

有人给你姨妹说了个对象,就是这村的。二姨夫忽然说。

哦。

也不知成了成不了。

干啥的?

还能干啥,跟他老子种地呗。

我听了后又是一惊,以前二姨夫常常说,你姨妹要横样有模样,要身材有身材,要文化有文化,再咋也得找个蹲机关坐办公室的。我对他的这种论调颇有些不以为然,说找个勤快的庄户人也不错,您不是常说行行出状元嘛。二姨夫听了不服气,认为我小看了姨妹。我是说过行行出状元,二姨夫说,可村子里的状元能和机关相比吗?你看你二姨夫也算个状元了吧,可跟你三姨夫比起来,不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吗?你三姨夫在税务局上班,还是个科长,他坐那儿不用去刨闹也比我挣得多。

姨妹真要找个种地的?

嗯,能成了就好。

二姨夫说完良久无语,好像陷入了泥污不堪的心里。也许在想他们村什么时候也能变成一只凤凰,这个过程需要几年,几十年。也许什么也没想,只是暗暗盘算着,过会儿进了城怎么和三姨夫喝酒,是用小杯还是大杯,喝啤的还是喝白的,毕竟,一年只有一次这样的团聚。一直到快要进城时,他的言语才又多了起来,脸色也明亮起来。

野薄荷之书

□周蓬桦

野薄荷与春天的月光有关。当它灼灼地照耀着菜地,或者一片生长腐草的田地之上,碎石和麦秆紧密纠缠,我与友人喝多了葡萄酒,无意中闯入了这片位于荒郊野外的原生世界,一个植物与季节热烈互动的世界。

我们每个人都骑一辆单车,在城市的街头集合,然后列队出发。已经很久没有骑单车远游了,刚开始还有点不太习惯,眼前的情景让我们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那时候的生活是悠闲的,日子像一本相同的画报,被无数双磨得疲倦的眼睛翻阅,说真的,当时的感受是沉闷、单调和乏味。城市的建筑物多少年也没有更新过——陈旧的烟囱,赭红色的鼓楼,路两边毫无生气的法桐树,以及装饰十分土气的酒店和茶馆,透过门窗,可以望见墙上挂着做工粗糙的财像,可以望见稀落的客人无聊的神情……那个时代的杂志和晚报,几乎无一例外地给诗歌留下了大块版面,诗人们都在借助铅字发出呼喊:让时代的脚步再快一些吧!暴风雨,来得迅猛一些吧!

如今,恰如诗人所愿,我们一脚就踏入了高铁飞驰的时代。城南生锈的铁路被连根铲去,利刃般的高层建筑扎进大地,像新鲜的竹笋;寂寞的邮筒挂在墙壁上,上面爬满了绿色的青藤——有好几次,我站在十几米远的距离,观察这只被时代遗弃的邮筒,在城市车水马龙的背景下,它似乎眨巴着一双眼睛,期盼着某一只手的抚摸,那一定是一位额头光亮、身着白衣裙的少女,跨过雨后的街道远远地跑来,投递一封给远方的书信。但是没有,这个一情一思的画面始终没有构成实现。几个钟点过去了,涌动的人流匆匆而过,没有谁的目光在它身上降落。陌生的面孔错落滚动,忽闪忽现,谁也不住往瞧。眼下,人们用视而不见的姿态拒绝着空间的挤压,这似乎应了那句“无缘见面不相识”的老话。

细细揣摩,这已不仅是缘分的问题,而是高速度给人造成的视觉疲劳。那在我们内心的真正所要,牵动心魂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快还是慢?如果让我本人作出选择,我会毫



小院春风(彩墨)

宗 鄂 作



了海,海不大,水面上漂着许多的草,我踩着水去捞海里的水草,反而被水草绊住了。一觉醒来,老汉们还在用低沉的语调,讲述着大理海子……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老汉们每晚都要讲年轻时的经历,每晚都要提到大理海子。他们都知道,那些重复了几千几百遍的故事,每个人都早已烂熟于心了,但讲的还是愿讲,听的也还是愿听。讲到伤心处,大家都还会哭,并且,还能哭出眼泪来:……

我就在大理海子的事迹和歌声里泡大,并有幸走出千里彝山,到大理读书,终于见到了实实在在的“大理海子”。它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比起我梦中所见的却缺少了些什么。少了些什么呢?也许是海上的“湖漂草”,也许是当年的“下关风”,也许是……

我常常喜欢站在海边默默地沉思。海里倒映着蓝天、白云、苍山、飞鸟……海水一会儿变蓝,一会儿变绿;一会儿变黑,一会儿变白。蓝天、白云、青山、飞鸟都在海水的变幻中旋转起来,天和地颠了个个儿。这时,我看到了海底的沉船、古老的兵器,被淹没了的历史和一个泡得发胀的故事……

女友对我们的这股傻劲,先感到莫名其妙,后来也跟着我傻傻乎乎地看着大海发呆。看得眼睛发涩的时候,她便天真地问我:

“洱海有多深?”

我一愣,故作高深地说:“这得问它自己。”